

民间组织代表团与全球基金理事会当前讨论议题的最新信息

全球基金理事会和 NGO 社群代表团的主要焦点是 2016 年 9 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全球基金第五次自愿充资。

对很多人而言，认捐的 129 亿美元已经很接近所需的 130 亿美元，可算是很大的成功。但是，正如三个 NGO 代表团的联合声明中所言：“这个数额是所需的最低数额。全球基金资金报告表示 130 亿美元只是全部所需的 80%。如无更多投资，必然导致社群混乱、生命丧失以及本可预防的新增感染。”

这三个 NGO 代表团是社群代表团（三种疾病感染者或直接受影响者并包括一名 NSWP 员工），发达国家 NGO 代表团（包括 Pye Jakobsson，NSWP 主席），以及发展中国家 NGO 代表团。

为全面实施三项关于艾滋病毒、疟疾和结核的全球计划，需要约 1345 亿美元。全球基金希望 410 亿美元来自国内资助。这意味着在与这三种疾病的抗争中，将出现 20% 的缺口。这还是建立在所有政府都实现其国内资助的承诺的前提下。

在 2016 年 4 月科特迪瓦阿比让的理事会会议上，理事会派全球基金秘书处“审查高风险国家的业务模型，经常务委员会在 2016 年第二次会议上审议后，提交可能方案”。

根据该要求，全球基金秘书处已经开始审查相关国家的业务模型和方案。

讨论了五个方案：

1. 当前模型：全球基金维持其当前模型，办公室与国家小组设置在日内瓦总部。对社群的性工作者而言，这意味着毫无变化，全球基金工作程序的切入点，联络人和联络处都与原来相同。
2. 区域枢纽：全球基金可使用 3-4 个区域枢纽来覆盖主要工作区域。这个方案有可能为性工作者增加一个切入点，但不太可能带来实质变化。
3. 所有国家设置国家小组：全球基金可在所有开展工作的国家中设办公室并派员工。这个方案为性工作者提供了更多机会，类似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国家办公室所提供的机会。但是，这可能会让全球基金运作成本增加，减少可提供给项目的资助。
4. 在一定国家组合中设置国家小组：全球基金根据风险、影响和战略考量在一些国家设置办公室和国家小组。这与方案 3 相比花费较低，但只在被选定的国家中为性工作者增加了机会。
5. 在一定国家组合中设置联络处：全球基金可在重点国家中设置联络官以协调合作伙伴和支持项目。这也取决于所选择的国家，但这个方案基本不会对性工作者提供比现在明显更多的机会。

目前还未形成任何决定，仍在与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社群代表团可开展倡导，保持当前模型，实施微调以提升效率，反对在所有国家设置国家小组。如果成功反对全球基金的国家办公室方案，就能够保持现状。全球基金国家办公室的问题不仅有关于性工作者和其他关键人群的机会，更有关于全球基金应当是什么样的组织，复制其他联合国机构的模式是否是全球基金未来最好的发展方向。

关键利益相关方的反馈将在 10 月提交到委员会。因此今年不太可能形成一个理事会决议。